























# 經濟與商業

## 外匯匯豐吸胃濃厚

### 現金漲風重振

結果比前日回升八十七元

金銀市況：昨日金銀市況，受外匯匯豐吸胃濃厚影響，現金漲風重振。結果比前日回升八十七元。金銀市況，昨日金銀市況，受外匯匯豐吸胃濃厚影響，現金漲風重振。結果比前日回升八十七元。

## 獲利多頭了結 債市猛烈下降

統一跌一元以外

昨日債市，獲利多頭了結，債市猛烈下降。統一跌一元以外。昨日債市，獲利多頭了結，債市猛烈下降。統一跌一元以外。

## 現紗始疲終堅

比前日續小五元

昨日現紗，始疲終堅，比前日續小五元。昨日現紗，始疲終堅，比前日續小五元。

## 食米實銷減弱

大漲以後小回

昨日食米，實銷減弱，大漲以後小回。昨日食米，實銷減弱，大漲以後小回。

## 食油止漲回跌

蠶豆苞米續升

昨日食油，止漲回跌，蠶豆苞米續升。昨日食油，止漲回跌，蠶豆苞米續升。

## 新到洋粉已轉口

粉市不易回小

昨日新到洋粉，已轉口，粉市不易回小。昨日新到洋粉，已轉口，粉市不易回小。

## 阻受源來 俏步炭青

箱茶缺乏高貨

昨日箱茶，阻受源來，俏步炭青。昨日箱茶，阻受源來，俏步炭青。

## 滬杭路火車時刻表

站名	下行	上行
上海	8:00	14:00
蘇州	8:30	14:30
杭州	9:00	15:00
寧波	9:30	15:30
溫州	10:00	16:00
福州	10:30	16:30
廈門	11:00	17:00
汕頭	11:30	17:30
廣州	12:00	18:00

## 輪船出口期

船名	出口期
太古	九月二十五日
招商局	九月二十六日
民生	九月二十七日
華北	九月二十八日
華南	九月二十九日

### 譯報

刊月半

期五第

版出已業

目要

日本新體制發展史  
新體制下之政治組織  
新體制下之經濟組織  
新體制下之社會組織  
新體制下之文化組織  
新體制下之對外關係  
新體制下之國際地位  
新體制下之未來展望

Frederic Southern Jr.  
Otto Zausner  
Kurt Bloch  
清田正一  
石原莞爾  
日本外務省之基本方針  
日本在遠東之經濟政策  
日本在遠東之政治政策  
日本在遠東之軍事政策  
日本在遠東之文化政策  
日本在遠東之國際地位  
日本在遠東之未來展望

角二册每售零  
角五元三全元二半定價  
部版出社報中者行發  
售出有均處經及售分各







## 短篇創作特輯

來告訴我們，家裏的米吃完了，得趕緊想辦法要發回明天的。這是一義不容辭的事。父親的人家的丈人，人家的女婿，最低限度，也要幫助她們吃飽的。於是，默默地套上長衣外衣，經過二小時苦行，借到了三十元，自己便向錢交給了，呼聲震地睡著了，等到醒過來，天公黑了，布曉不知道是吃飯飯時

何況最重要是民食問題，還不注意麼？「我扼腕地批評她關於米的為甚麼不——至剛起來就的救濟。同時，又把當前的國情形，一位土位上的地位，詳細地分析給她說，使她是一位忠於職務的幹員，在不厭求詳地教導她的學生，這才漸漸地她瞭解了她『救災恤鄰』的夢夢。漸漸地她雖然地說：

「真的！我只怕再發生了像從前那裏的事，不但小孩子吃不消，就是大人也怕了點！」默然地想起了以往的開米荒底一幕，彷彿是吹過來的，一陣惡惡的狂風，把我們的舊日的家鄉，一個隱惡的社會秩序全給它吹動搖起來了。那是三年之前的『十里洋場』，謠言和傳說那是那

米的恐慌

子。」「做什麼，來去買過麼？」「我胃口這樣開，因為她是住在生着孩兒們。」米又溜了，半拍抽起這件悅人的「暮色時、憂鬱的眼光中，帶些許憤慨的同情。

「哈，哈！……」這消息，早上看報時已經知道了，一半也是爲了身子便想丟棄。所以嘴裏雖說答應着，手卻已握緊了。

「告訴妳……」他詫異着她那迴避榮譽的語調；不禁停住了可怕的消息。

「聽她說着，她所說的爲可信賴的消息。」據米店裏賣主處來信：米價明天不但還要飛漲，還恐怕要騰了多萬一點米呢！」

你快想想辦法，多買一點米來！」

「你又不會了，你教教我。」

「你又不說了，從前也不是爲了你國稅的牌票，害得我們吃了二十幾天的貧民飯，直到現在，看見了麵，誰都敢死去吃？」

「米上來了，自從政府死了那些有錢的人們，似乎能知道米要漲到一百，一百有十，預備開了門，無不樂於不干平日子，至於別人的死法，更不用提在他們的門口，所以在那地方，滿街上走動的都是運米的車子，大個米車，小的手推車，裝着滿滿的，向各處輪船和棧發售。」

「我從來沒有留心計算這些柴米瑣屑的，故而當我目睹人家買米買得起勁時，這些柴米是這樣發狂了！」米竟定時地叫起來，像是要發狂了。「可是賣米呢，在這上面，不是小便宜回來大的，儘管向我訴苦，不過說太快要『斷糧』，便是說價錢今天又漲了價，叫我趕快拿錢出來買去，起碼，我總先跑去辦不要聽人家談話，末了，連加上去那麼一句：

「像上海地方，會沒有米賣？這真笑話了！」

出於例外的，姜這次却不信任我的。

小春子

月亮早已看不見了，大他被吞沒在黑幕中。天上只有疏疏朗朗的幾顆星。這時，除了蟋蟀的悲鳴之外，一切安靜得像撲滅地火去了。

秋風，便在嘆息裏吹來，從馬路旁的法國梧桐樹上吹下，樹葉上的法文標語，一接着一片一片落下來，落在車輪下面，幾片枯黃的葉子輕輕地飄下來。

小泰子拉着的一輛空車，從街頭跑向燈火處。他將近四十歲了，身體瘦而消瘦，只有一枚軍帽留在腦後，風吹散了他頭上成長髮，遮住了他眼一雙眼睛。他把頭正向前地面向右一偏，一截頭髮正如希特拉般拖在一只石眼。

那裏是一所莊院，高懸的霓虹燈發，正像兩扇一般的通紅，美麗，把平日的石子路映成玫瑰色。這時正在放盞，他看見穿洋裝的青年，抱着香煙短衫的女郎，披皮夾衣太太，肥胖圓潤的紳士，……和着鈴子的聲響，踏着音樂廳的慢步，從光滑晶瑩的花方磚鋪成的道路滑下來。汽車的喇叭叭叭，包車的鈴鐺，洋車夫的叮噠，和騎輪的人聲鬧成一陣

時候快接近子夜了，他仍在解脫的街道上徘徊，陳陳涼風吹透了身上舊棉的布衫，不禁瑟瑟打戰，肚子裏，在燃着油機似的。

「黃包車！」

他突然聽到這聲，寒冷與寂寞已消散了。他拖着車子野馬奔騰過去。

「××巷。」一個西裝青年跳上車子，右手揮了揮說，「拉快些。」

他振起精神，盡量地拉着，穿過一條巷又一條巷，「××巷只有半路了。」

「點燈！」一個彈藥廠住他。

「先生，我沒有燈！」

「沒有燈不行？」

「先生，你做做好事吧，就要到了！」

「去，做什麼好事不好事，停下來！」那個青年從車上下來，頭也不回走了。

「先生，先生！車錢呀！車……」

「拍」的一聲，一個耳刮子打得小泰子倒臥路旁。「還得再付多少錢！」走

出那地方，那是崇山峻嶺，吹起了地上的落葉。不會大頭落下來。

小泰子的車子，紅漆大半脫了下來，磨擦鐵軌，就磨了一夜。

育！

片陽春

江邊

和高海

而又

擊傳

人會

扛貨物的泥重和

碼頭工人，

互手，

幹，猶如鐵打

倫是怎樣巨

的東西，都會

驚險兩條腿。搬

去的。

當他們獨負

到，或和其他

前，已有阻礙

## 頭碼

「波靜」和「人靜」，這聲音急遽而又緊張，一聲聲傳進耳鼓，使人會感到那些挑扛貨物的沉重和工作的艱辛。

碼頭工人，真是運輸的巨手，他們天生着強壯的軀幹，猶如鐵打鋼鍊的一樣，不論是怎樣大的笨重的貨物，都會給他們的兩隻臂膀兩條腿，搬運到目的地去的。

當他們攜負着笨重的包裹，或着他們原作的東西，遇到前面有了阻礙，一時不得

授教

[illegible]

夜

棧大門旁的牆外。像是一匹高馬，原聲地立立着，似是正在期待着汗流浹背、污滿身的碼頭上，去丟放一下插在肩頭上的貨物，好讓他們停一停喘喘氣，舒舒筋骨罷。

這些大板貨無論是誰，只有有憐憫的人，見了它那柱柱的寒光，才把板棧的莖面都會頓時引了出來，而發出體貼的關懷與同情來的。

◆夜◆

又是三年。離井鄉的孩子，仍是滿漢在東方尼尼斯的角兒。

哦，時光太快了，忽忽又是三年。離井鄉的孩子，已是滿漢在東方尼尼斯的角兒。

這一年猶如亂絲般的回去，使我能夠在平穩的回去，使我能夠在平穩的回去，使我能夠在平穩的回去。

再來描摹？即使我有這般勇氣重溫舊夢，不過。這客家的樓閣環境中，有誰來安慰血汗的休息中忘去。

大板棧是碼頭工人的恩物，但還可以看到，當他們把貨物搬完以後，走到黃浦江邊用河水洗去臉上和手上的汗污，再坐在水畔，一面休息，一面洗澡，用手揩拭衣兩上的泥垢，又一把地擦着，泥垢隨着指頭，和江水的激盪，也越顯越清淨了。他們是感覺到極度的舒適和愉快啊！他們在極度的勞動過後，這也是精神上必需的消遣吧？

◆曼君◆

仍是那樣瘦弱地懸掛在梨皮的腐皮套中，靜靜地，默默地，彷彿三百年後我仍在這秋夜懷抱裏，分明過去了的遺囑吧，但是，非過去當年的岸已淪落在我所不能知道的異地！可憐我於天大的信賴，他只計我於天大的信賴，他只計我於天大的信賴。

春閨夢裏人

人——可憐無窮河漢宮，猶是秦關要  
馬兒。——在同學會中得到的之客此殆晚清  
皇後，因為當時忙於遠遊，也沒有繼續  
去探訪。  
讀書時，忙忙原是金織中寂寞的一  
個，但戰後一向安居在家，直到前  
年，他底和織結婚以後，不知怎的到  
了這底地方，總說當時各人還竭力勸  
他。

我回家後第二個晚上，心緒兀然無  
個，路旁沒有樓上，看看成之的  
底時候，我——  
一切得十分妥當和康潔。我慢慢地轉  
入廊中，首先碰成之的母親，覺得比  
以前更老得多。

「不是彭嗎，幾時回來？」  
「昨天，張太太！」——

「有甚麼呢？」  
「我帶着……」

「你進去  
我一個座位  
信。」

「我有  
心，  
紋淺了，祇  
今夜月色  
引起了。我  
莫英  
舉家換底  
海，換底  
底時候，我  
——  
「桂花  
要問。」

「花園  
有些梗啊？」  
「我帶着……」

紅角兒

「這話，我還不大明白，我明天可以打聽打聽。」

「上哪兒找師傅去呢？還得找一個好師傅呀。」

「聽說大嫂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了。」

「我有個朋友，叫侯家子，就在這裏賣唱兒，我不叫了，就在這裏賣唱兒。」

「現在已經有兩個徒弟了？」

「自己都不行了，還能夠教徒弟？」

「還不明白了。」

「沒聽師傅，行行出狀元，有狀元進門，修得各人，師傅就是個頂兒的師傅，再說，侯家子還選了兩下子，就給他太師爺。」

「學他聽，」郭大媽插嘴，「叫二姐去學他聽，不好？將來也能說說。」

「上學他聽？咱們得供起東西？眼前先給我一個安身的？」

「你好好出去弄去的去。」

「實在除了這條路，也想不出別的法子來。」

「是麼，婆婆我想想。」

「二姐在懷裏，便把他放下。」

「好罷，出去就該散了，我明天就打聽去。」

郭大媽又和蔡大嫂研究了一回，覺得除此之外真是容易極全。

等到郭大媽也回了屋子，蔡大嫂也沒心做事了，便嘆嘆氣。

「心裏有事，怎麼會睡得好？」

「想到學藝會挨打，便捨不得這個女兒？」

「二姐挺乖的，平常自己連罵一句都捨不得，無緣無故的會惹起外人去打，皮肉挨的，那多沒有力量呀！可是，而且爲了她這帶累自己，自己不能出去給人做事，將來一定是自己餓死爲止。」

「與其將來一塊兒，自己倒沒什麼，孩子太可憐了，一塊兒不如送她去學藝。萬一應了二姐的話，將來能紅起來，少不得自己也就跟着享福，省得老遭麼受窮罪，那時時候，可真太舒服了，寧好的，吃好的，也補補這幾年來勞心勞力的虧損。想到這裏，就覺著自己已經鬧起來了。」

「幾乎要哭出來。不過，一個兒又想到若是不紅起來呢？可怎麼辦？這幾年豈不是白受了罪？可是，到底也先叫孩子混過她自己的吃穿啊。紅不起来，找個主兒把她嫁了，不也就行了麼？好歹目前算是爲難了。」



行[ ] 行[ ] 行[ ] 行[ ]

出口口深白的牙齒。

「這麼說，那是九小姐請客？」殷御說。

「這話用說嗎！」老瑞肯定地說，把眼睛睜着九小姐。

「不錯，是我請客，可是有話則，你們也許不贊成！」九小姐說着，隨手燃上一根煙，把臉仰仰着，似笑非笑地噴了口煙。

「我贊成的，九小姐！」從洋台上射進這麼一句，是子湘的聲音。

「殷翁，我猜得不錯吧？」九小姐知道他們要聽京劇的，今晚卻偏請話劇，這不是明明拒絕我們嗎？」

「說着，哈哈大笑。」

就在笑聲的波盪中，老瑞所徵的歌，突然在門口出現，九小姐同子湘盡重病，便來樓和客人說聲「再會」，拉着湘去了。這裏，剛才走進兩位歌女，一個柳等剛裝了一下，便讓老瑞擺在樓中，開始談笑起來。殷柳剛裝了一下，便讓老瑞擺在樓中，開始談笑起來。殷柳剛裝了一下，便讓老瑞擺在樓中，開始談笑起來。

「你說九小姐是大學生，我不像？」殷柳對慕說。

「這倒不是猜人，據說子湘和他同過學。」

「那麼慕是不好好的讀書？」（十二）

報京

歡迎訂閱 廉價特約

在出版一個月內直接訂閱者優待每月六角兩月一元

訂報處 南京朱雀路七十二號本報發行部  
外埠代銷處 內地各埠中報分銷處均可接洽

中報週刊

第十九期業已出版

中日國交調整會議圓滿結束  
收回上海租界法院不容再緩了  
惹起注目的美國動向  
羅馬尼亞割土糾紛  
國際國家建設的要諦  
歐戰新名將傳  
歐戰與毒氣  
西婆羅洲開化史  
美國本土地勢的鳥瞰  
西印度羣島概況  
誠佈告

子文  
感鳳  
趙民  
研蘭  
李啓閣  
朱旭  
仰周  
馮一琴  
永明  
惠風  
西崖

零售每冊一角  
預定半年二元四角全年四元五角

發行者 中報出版部 南京朱雀路七十二號

**胃腸營養**

**若素**

**不老長生**

退之現象，但體生活機能  
為失調，乃消化不良，則衰  
弱。去滋養，故漸呈衰老身  
狀。

腎更能開胃調腸，增進營  
養。故常服若素，則作用極大。  
老生。

海上海素大藥廠監製